
明史

明史卷三百四十七　列傳一百九十八

楊鎬　李維翰　袁應泰　薛國用　熊廷弼　王化貞

楊鎬商丘人萬曆八年進士歷知南昌蠡二縣入為御史坐事調大理評事再遷山東參議分守遼海道嘗偕大帥董一元雪夜度墨山襲蒙古炒花帳大獲進副使墾荒田百三十餘頃歲積粟萬八千餘石進參政二十五年春偕副將李如梅出塞失部將十人士卒百六十餘人會朝鮮再用兵詔免鎬罪擢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軍務鎬未至先奏陳十事請令朝鮮官民輸粟得增秩授官贖罪及鄉吏奴丁免役大

抵皆苟且之事又以朝鮮君臣隱藏儲蓄不餉軍劾
奏其罪由是朝鮮多怨當是時倭將行長清正等已
入據南原全州引兵犯全羅慶尚逼王京銳甚頼沈
惟敬就擒嚮導乃絕而朝鮮兵燹之餘千里蕭條賊
掠無所得故但積粟全羅為久留計而中國兵亦漸
集九月朔鎬始抵王京會副將解生等屢挫賊朝鮮
軍亦數有功倭乃退屯蔚山十二月鎬會總督邢玠
提督麻貴議進兵方略分四萬人為三協副將高策
將中軍李如梅將左李芳春解生將右合攻蔚山先
以少兵嘗賊賊出戰大敗悉奔據島山結三柵城外

以自同鎬官速來時與如梅深相得及是遊擊陳寅連破賊二柵第三柵垂拔矣鎬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賊乃閉城不出堅守以待援兵官兵四面圍之地泥淖且時際窮冬風雪裂膚士無固志賊日夜發砲用藥煑彈遇者輒死官兵攻圍十日不能下賊知官軍懈詭乞降以緩之明年正月二日行長救兵驟至鎬大懼狼狽先奔諸軍繼之賊前後襲擊死者無算副將吳惟忠遊擊茅國器斷後賊乃還輜重多喪失是役也殺之經年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委棄于一旦舉朝嗟恨鎬既奔挈

貴奔趨慶州懼賊來襲盡撤兵還王京與玠詭以捷聞諸營上軍籍士卒死亡殆二萬鎬大怒屏不奏止稱百餘人鎬遭父喪詔奪情視事御史汪先岸嘗劾其他罪閣臣庇之擬旨褒美旨久不下贊畫主事丁應泰聞鎬敗詣鎬咨後計鎬示以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擬未下旨揚揚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狀言鎬當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并劾位一貫扶同作奸帝震怒欲行法首輔趙志皋營救乃罷鎬令聽勘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之已東征事竣給事中楊應文敘鎬功詔許復用三十八年起撫遼東襲抄花于鎮

安破之御史田生員劾其閒暇時遼左多事鎬力薦
李如梅猜復用為大將為給事中麻僖御史楊州鶴
所劾鎬疏辨乞休帝不問鎬竟引去四十六年四月
我
大清兵起破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遼東巡撫李維
翰趣總兵官張承蔭往援與副總兵頗廷相等俱戰
沒遠近大震廷議鎬熟諳遼事起兵部右侍郎往經
略既至申明紀律徵四方兵圖大舉至七月
大清兵由鴉鶻關克清河副將鄒儲賢戰死詔賜鎬
尚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

姱狗軍中其冬四方援兵大集遂議進師時寅允旗長竟天彗見東方星隕地震識者以為敗徵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皆以師久餉匱發紅旗日趣鎬進兵明年正月鎬乃會総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等定議以二月十有一日誓師二十一日出塞兵分四道総兵官馬林出開原攻北杜松出撫順攻西李如栢從鴉鶻關出趙清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奠由凉馬佃搗後而以朝鮮兵助之號大兵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會二道關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

先期渡渾河進至仁道關伏發軍盡覆林統開原兵
從三岔口出聞松敗結營自固
大清兵乘高奮擊林不支遂大敗遁去鎬聞急檄止
如柏縱兩軍如柏遂不進縱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
頗有斬獲
大清兵擊之不動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紿縱疏
入營營中大亂縱力戰死惟如柏軍獲全文武將吏
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
亡失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御史楊鶴疏
劾之不報無何開原鐵嶺又相繼失言官交章劾鎬

逮下詔獄論死崇禎二年伏法李維翰雎州人萬曆四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三面受敵無歲不用兵自稅使高淮朘削十餘年軍民益困而先後撫臣皆庸才玩愒苟歲月天子又置萬幾不理邊臣呼籲漠然不聞致邊事大壞及張承蔭覆沒維翰猶獲善歸至天啓初始下吏論死同永春金鄉人官禮科都給事中齊黨方熾永春與亓詩教為之魁尋由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代維翰為巡撫值喪敗之後佐經畧調度糧食拮据勞瘁越二年罷歸天啓初言官連論開原失陷罪遣戍

袁應泰字大來鳳翔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臨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捍禦漳水調繁河内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數萬頃隣邑皆享其利河決朱旺役夫多死者應泰設席為廬飲食作止有度民懽然趨事治行冠兩河遷工部主事歷兵部武選郎中汰遣假冒世職數百人遷淮徐兵備參議山東大饑設粥廠哺流民繕城濬濠修先聖廟饑者盡得食更捐額外稅及漕折馬價數萬金先後發賑戶部劾其擅移官廩時已遷副使遂移疾歸久之起河南右參政以按察使治兵永平遼事方棘應泰練兵

繕甲修亭障飭樓櫓關外所需器械火藥之屬呼吸立應經畧熊廷弼深賴焉泰昌元年九月擢右僉都御史代周永春巡撫遼東踰月擢兵部右侍郎兼前職代廷弼爲經畧而以薛國用爲巡撫應泰受事即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疏言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罪無赦熹宗優詔褒答賜尚方劍乃戮貪將何光先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撫順議用兵十八萬大將十人每奏陳方畧應泰歷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長規畫頗踈廷弼在遼持法嚴部伍整肅

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而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
入塞乞食應泰慮戢不急收則彼必歸敵是益兵矣
也乃下令招降于是歸者日衆處之遼瀋二城優其
月廩與民雜居其人遂潛行淫掠居民苦之議者言
收降過多或陰為敵用或敵雜間諜其中為內應禍
且叵測應泰方自謂得計將藉以撫
大清兵會三岔兒之戰降人為前鋒陣死者二十餘
人應泰遂用以釋群議明年天啓改元三月十有千
日戕
大清兵來攻瀋陽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

敗還明日降人果內應城遂破與將戰死總兵官陳
策童仲揆等赴援亦戰死應泰乃撤奉集威寧諸軍
并力守遼陽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守十
有九日。
太清兵臨城應泰身督總兵官侯世祿李秉誠梁仲
善姜弼朱萬良出城五里迎戰軍敗多死其夕應泰
宿學中不入城明日
大清兵掘城西閘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
諸將兵遂渡濠大呼而進鏖戰良久騎來者益衆諸
將兵俱敗登城奔潰溺死者無算應泰乃入城與巡

按御史張銓等分陴固守諸監司高出牛維曜胡嘉
棟及督餉郎中傅國並踰城遁人心離沮又明日攻
城急應泰督諸軍列楯大戰又敗薄暮譙樓火
大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民家多啓扉張炬以
待婦女亦盛飾迎門或言降人導之也應泰居城樓
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公無守城責宜急去吾死于
此遂佩劍印自縊死婦弟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
屍大慟縱火焚樓死事聞贈兵部尚書予祭葬官其
一子國用洛南人歷官山東右叅政分守遼海道以
右僉都御史代應泰巡撫遼東應泰死廷議將起廷

弼道遠未至乃進國用兵部右侍郎代應泰為經略
歷官醇謹無戡亂才會我
大清兵不至頻以苟安無何請告竟卒于官
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
明年成進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三十六年巡按遼
東巡撫趙楫與總兵官李成梁棄寬奠新疆八百里
徙邊民六萬家于內地已論功受賞給事中宋一韓
論之下廷弼覆勘具得棄地驅民狀劾兩人罪八可
斬并及先任按臣何爾健康丕揚黨庇罪疏竟不下
時有詔興屯廷弼言遼多曠土歲于額軍八萬中以

三分屯種可得粟三十萬石帝優詔襃美命推行
於諸邊邊將好搗巢輒生釁端廷弼言防邊以守為
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歲大旱廷弼行部金
州禱城隍神約七日雨不雨毀其廟及至廣寧踰三
日大書白牌封劍使使往斬之未至風雷大作雨如
注遼人以為神在遼數年杜餽遺核軍實按劾將吏
不事姑息風紀大振督學南畿嚴明有聲以杖死諸
生事與巡按御史荊養喬相訐奏養喬投劾去廷弼
亦聽勘歸四十七年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熟邊
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遼東旋擢兵部

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鎬經畧未出京開原失廷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關朝鮮猶足為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關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腹背憂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士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入悉報允且賜尚方劍重其權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

兼程進遏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
以祭死節士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官李如楨以李
懷信代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為守禦計
令嚴法行數月守備大固乃上方畧請集兵十八萬
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諸要害首尾
相應小警自為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更挑精悍者為
游徼乘間掠零騎擾耕收更番迭出使敵疲于奔命
然後相機進勦疏入帝從之廷弼之初抵遼也令僉
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至
虎皮驛慟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

陽復乘雪夜赴撫順總兵賀世賢以近敵沮之廷弼曰冰雪滿地敵不料吾來鼓吹入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哭隨行軍士皆哭遂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由是人心復固廷弼身長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自按遼即持守邊議至是主守禦益堅然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爲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明年五月我

大清兵畧地花嶺六月畧王大人屯八月畧蒲河將士失亡七百餘人諸將世賢等亦有斬獲功而給事中姚宗文騰謗于朝廷弼遂不安其位宗文者故户

科給事中丁憂歸還朝欲補官而吏部題請諸疏率數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己疏屢上不得命宗文計窮致書廷弼令代請廷弼不從宗文由是怨後夤緣復吏科閱視遼東士馬與廷弼議多不合遼東人劉國縉先為御史坐大計謫官遼事起廷議用遼人遂以兵部主事贊畫軍務國縉主募遼人為兵所募萬七千餘人逃亡過半廷弼聞于朝國縉亦怨廷弼為御史時與國縉宗文同在言路意氣相得並以排東林攻道學為事國縉輩以故甚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益相失宗文故出國縉門下

兩人益相比而傾廷弼及宗文歸疏陳遼土日蹙誠廷弼廢群衆而雄獨智且曰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刑威有時窮工作無時止僕鼓其同類攻擊欲必去之御史顧慥首劾廷弼出關踰年漫無定畫蒲河失守匿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挑濬上方之劍逞志作威當是時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議起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罷不罷遼必不保詔下廷議廷弼憤抗疏極辨且求罷而御史張修德復劾其破壞遼陽廷弼益憤再疏自明云遼已轉危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繳

還尚方劍力求罷斥給事中魏應嘉復劾之朝議允
廷弼去以袁應泰代廷弼乃上疏求勘言遼師覆沒
臣始驅羸卒數千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又失廷
臣咸謂遼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舉朝帖席此非不
操練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萬不能斬將
擒王誠臣之罪然求此于今日亦豈易言令箭催而
將帥須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蹈前轍三
元應嘉修德等復連章極論廷弼卽請三人往勘帝
從之御史吳應奇給事中楊漣等力言不可乃改命
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曰臣蒙恩回籍

聽勘行矣但臺省責臣以破壞之遼遺他人臣不得不一一陳之于上令廟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氷雪稍緩閧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况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閧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輙艴然怒哉及童蒙還奏備陳廷弼功狀未言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輕議獨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敵攻瀋陽策馬趨救何

何其壯也及見官兵驚弱逃爾乞骸以歸將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無所逃此則罪浮于功者矣帝以廷弼力保危城仍議起用天啟元年瀋陽破應泰死廷臣復思廷弼給事中郭鞏力詆之并及閣臣劉一燝及遼陽破河西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烟火斷絕京師大震一燝曰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御史江秉謙追言廷弼保守危遼功兼以排擯勞臣為鞏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貶三元修德應嘉鞏三秩除宗文名御史劉廷宣救之亦被斥乃優詔起廷弼于家而擢

王化貞為巡撫化貞諸城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由戶部主事歷右叅議分守廣寧蒙古炒花諸部長乘機窺塞下化貞善撫馭皆不敢動朱童蒙勘事還極言化貞得西人心勿輕調撫事化貞亦言遼事將壞惟發帑金百萬亟款西人則敵顧忌不敢深入會遼瀋相繼亡廷議將起廷弼御史方震孺請加化貞秩便宜從事令與薛國用同守河西乃進化貞右僉都御史巡撫廣寧廣寧城在山麓登山可俯瞰城內恃三岔河為阻而三岔之黃泥窪又水淺可涉廣寧止羸卒千化貞招集散亡僅得萬餘人激厲士民群

絡西部人心稍定遼陽初失遠近震驚謂河西必不能保化貞提弱卒守孤城氣不懾時望赫然中朝亦遂謂其才足恃悉以河西事付之而化貞又言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當事益信其有才所奏請輒報可時金復諸衛軍民及東山礦徒多結砦自固以待官軍其逃入朝鮮者亦不下二萬化貞請鼓舞諸人優以爵祿俾自奮于功名詔諭朝鮮褒以忠義勉之同讐帝亦從之至六月廷弼入朝首請免言官貶謫帝不可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緩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

師來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于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畧節制三方一事權遂進廷弼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駐山海關經畧遼東軍務廷弼因請尚方劍議調兵二十餘萬以兵馬糧械之屬責成戶兵工三部句監軍道臣高出胡嘉棟督餉郎中傅國無罪請復官任事議用遼人故贊畫主事劉國縉為登萊招練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為登萊監軍僉事故臨洮推官洪敷教為職方主事軍前贊畫用收拾遼人心並報允七月廷弼將發行帝特賜麒麟服

一彩幣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又以京營選鋒五千護送廷弼行先是袁應泰死薛國用代為經畧病不任事化貞乃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參將一人守備二人畫地分守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各置戍設防議既上廷弼不謂然疏言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

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犄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疏上優旨褒答會御史方震孺亦言防河六不足恃議乃寢而化貞以計不行慍甚盡委軍事于廷弼廷弼乃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事機先是四方援遼之師化貞悉改為平遼遼人多不悅廷弼言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征東以慰其心自是化貞與廷弼有隙而經撫不和之議起矣八月朔廷弼言三方建置須聯合朝鮮請亟

發勅使往勞彼國君臣俾盡發八道之師進營江上
助我聲勢又發詔書憫恤遼人之避難彼國者招集
團練別為一軍與朝鮮軍合勢而我使臣即權駐義
州控制聯絡俾與登萊聲息相通于事有濟更宜發
銀六萬分犒朝鮮及遼人而臣給與空名劄付百道
俾承制拜除其東山礦徒能結聚千人者即署都司
五百人者署守備將一所立應而一二萬勁兵可立
致也因薦監軍副使梁之垣生長海濱習朝鮮事可
充命使帝立從之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賜一品服
以寵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權定職掌八事帝亦報

可之垣方與所司議兵餉而化貞所遣都司毛文龍已襲取鎮江奏捷舉朝大喜亟命登萊天津發水師二萬應文龍化貞督廣寧兵四萬進據河上合蒙古軍乘機進取而廷弼居中節制命既下經撫各鎮互觀望兵不果進頃之化貞偵陳東西情形言敵棄遼陽不守河東失陷將士日夜望官軍至即執敵將以降而西部虎墩兔炒花咸願助兵敵兵守海州不過二千河上止遼卒三千若潛師夜襲勢在必克敵南防者聞而北歸我據險以擊其惰可盡也兵部尚書張鶴鳴以為然奏言時不可失御史徐卿伯復趣之

請令廷弼進駐廣寧薊遼總督王象乾移鎮山海會化貞復馳奏敵因官軍收復鎮江遂驅掠四衛屯民屯民據鐵山死守傷敵三四千人敵圍之益急急宜赴救于是兵部愈促進師化貞即以是月渡河廷弼不得已出關次右屯而馳奏海州取易守難不宜輕舉化貞卒無功而還化貞為人騃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好謾語文武將吏進諫悉不入與廷弼尤牴牾妄意降敵者李永芳為內應信西部言謂虎墩兔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為大言罔中朝尚書鶴鳴深信

之所請無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廣寧有兵十四萬而廷弼關上無一兵徒擁經畧虛號而已延綏入衛兵不堪用廷弼請罷其帥杜文煥鶴鳴議寬之廷弼請用卜年鶴鳴上駁議廷弼奏遣之垣鶴鳴故稽其餉兩人遂相怨事事齟齬而廷弼亦褊淺剛愎有觸必發盛氣相加朝士多厭惡之毛文龍鎮江之捷化貞自謂發縱奇功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胆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自謂奇功乃奇禍耳貽書京師力詆

化貞朝士方以鎮江為奇捷聞其言亦多不服廷弼又顯詆鶴鳴謂臣既任經略四方援軍宜聽臣調遣乃鶴鳴徑自發戍不令臣知七月中臣咨部問調軍之數經今兩月置不答臣有經略名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為之鶴鳴益恨至九月化貞猶言虎墩兔兵四十萬且至請速濟師廷弼言撫臣恃西部欲以不戰為戰計西部與我進不同進彼入北道我入南道相距二百餘里敵分兵來應亦須我自撑拒臣未敢輕視敵人謂可不戰勝也臣初議三方布置必使兵馬器械舟車芻茭無一不備而後剋期齊

舉進足戰退亦足以守令臨事中亂難樞臣主謀于
中撫臣決策于外卜一舉成功而臣猶有萬一不必
然之慮也既而西部竟不至化貞兵亦不敢進廷弼
既與化貞隙中朝右化貞者多詆廷弼給事中楊道
寅錯出嘉棟不宜用御史徐景濂極譽化貞剌廷弼
詆之垣道遥拔鄉不稱任使御史蘇述則言廷弼宜
駐廣寧不當遠駐山海因言登萊水師無所用廷弼
怒抗疏力詆三人帝皆無所問而帝于講筵忽問卜
年條叛族何擢僉事國縉數經論列何起用嘉棟立
功贖罪何在天津廷弼知左右譖之抗疏辯語頗憤

激是時廷弼主守謂遼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廣寧多間諜可虞化貞一切反之絕口不言守謂我一渡河河東人必內應且騰書中朝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識者知其必僨事以疆場事重無敢言其短者至十月冰合廣寧人謂

大清兵必渡河紛然思竄化貞乃與震孺計分兵守鎮武西平閭陽鎮寧諸城堡而以大軍守廣寧鶴鳴亦以廣寧可慮請勅廷弼出關廷弼上言樞臣第知經畧一出足鎮人心不知徒手之經畧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且臣駐廣寧化貞駐何地鶴鳴但責經撫

協心同力而樞臣與經臣獨不當協心同力并為一令日計惟樞部術同于臣臣始得為陛下任東方事也其言甚切至鶴鳴益不悅廷弼乃復出關至右屯議以重兵內護廣寧外扼鎮武閭陽乃令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祁秉忠以萬人守閭陽又令羅一貴以三千人守西平復申令曰敵來越鎮武一步者文武將吏誅無赦敵至廣寧而鎮武閭陽不夾攻掠右屯餉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都署甫定化貞又信諜者言遽發兵襲海州旋亦引退廷弼乃上言撫臣之進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間屢進屢止猶未有疏請也

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則拜疏輙行者也臣疾趨出關而撫臣歸矣兩平之會相與協心議守將角鼓營而進兵之書又以晦日至矣撫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鎮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軍馬又遣還矣初五日撫臣又欲以輕兵襲牛莊奪馬圈守之為明年進兵門戶特馬圈無一敵兵即得牛莊我不能守敵何損我何益會將吏力持不可撫臣亦怏怏回矣兵屢進屢退敵已窺盡伎倆而臣之虛名亦以輕出而損願陛下明諭撫臣愼重舉止毋為敵人所笑化貞見疏不悅馳奏辨且曰願請兵六萬一舉蕩

乎臣不敢貪天功但厚賚從征將士邊民賜復十年
海內得免加派臣願足矣卽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
敵不復振保不為河西憂因請便宜行事時葉向高
復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太僕少卿何喬
遠言宜專守廣寧御史夏之令言蒙古不可信款賞
無益給事中趙時用言永芳必不可信其議與廷弼
合餘多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而給事中李精白
欲授化貞尚方劍得便宜操縱孫杰劾一燝以用出
嘉棟卜年為罪而言廷弼不宜駐關內廷弼憤上言
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遘事機難處之會

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内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鬬恃有閣臣臣今無望矣帝以兩臣爭言遣兵部堂官及給事中各一人往諭抗違不遵者治罪命既下廷臣言遣官不便乃下廷臣集議初廷弼之出關也化貞慮奪己兵權佯以吏事委廷弼廷弼上言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廣寧所得私撫臣不宜卸責于臣會震孺奏經撫不和中有化貞心懦意懶語廷弼據以刺化貞化貞益不悅及化貞請一舉蕩平廷弼乃言宜如撫臣約亟罷

臣以鼓士氣當是時中外衆知經撫不和必悞疆事
章日上而鶴鳴篤信化貞遂欲去廷弼二年正月員
外郎徐大化希指劾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妬功不去
必壞遼事疏并下部鶴鳴乃集廷臣大議議撤廷弼
者數人餘多請分任責成鶴鳴獨言化貞一去毛文
龍必不用命遼人爲兵者必潰西部必解體宜賜化
貞尚方劍專委以廣寧而撤廷弼他用議上帝不從
責吏兵二部再奏會
大清兵逼西平遂罷議仍兼任二臣責以功罪一體
無何西平圍急化貞信中軍孫得功計盡發廣寧兵

畀得功及祖大壽往會秉忠進戰廷弼亦馳檄渠撤營赴援二十二年還

大清兵平陽橋鋒始交得功及參將鮑承先等先奔鎮武閭陽兵遂大潰渠秉忠戰沒沙嶺大壽走覺華島西平守將一貫待援不至與參將黑雲鶴亦戰沒廷弼已離右屯次閭陽參議邢慎言急救廣寧為僉事韓初命沮遂退還時

大清兵頓沙嶺不進化貞素任得功為腹心而得功潛降于

大清欲生縛化貞以為功訛言敵已薄城城中大亂

奔走參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閱署理軍書不知也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化貞怒呵之朝棟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走化貞莫知所為朝棟掖之出上馬二僕人徒步從遂棄廣寧踉蹌走與廷弼遇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何如化貞慚議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護潰民入關可耳乃以己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為殿盡焚積聚二十六日偕初命獲潰民入關化貞出嘉棟先後入獨邦佐自經死得功率廣寧叛將迎大清兵入廣寧化貞逃已兩日矣

大清兵追逐化貞等二百里不得食乃還報至京師大震鶴鳴恐自請視師二月逮化貞罷廷弼聽勘四月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奏上獄詞廷弼化貞並論死後當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賄内廷四萬金祈緩既而背之魏忠賢大恨誓速殺廷弼及楊漣等下獄誣以受廷弼賕甚其罪已邏者獲市人蔣應暘謂與廷弼子出入禁獄陰謀叵測忠賢愈欲速殺廷弼其黨門克新郭興治石三畏卓邁等遂希指趣之會馮銓亦憾廷弼與顧秉謙等侍講筵出市刊遼東傳譜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

既罪斥帝怒遂以五年八月棄市傳首九邊已御史梁夢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御史劉徽謂廷弼家貲百萬宜籍以佐軍忠賢即矯旨嚴追盡貲不足姻族家俱破江夏知縣王爾玉責廷弼子貂裘珍玩不獲將撻之其長子兆珪自剄死兆珪母稱冤爾玉去其兩婢衣撻之四十遠近莫不嗟憤崇禎元年詔免追贓其秋工部主事徐爾一訟廷弼冤曰廷弼以失陷封疆至傳首陳屍籍產追贓而臣考當年第覺其罪無足據而勞有足矜也廣寧兵十三萬糧數百萬盡屬化貞廷弼止援遼兵五千人駐右屯距廣寧

四十里耳化貞忽同三四百萬遼民一時盡潰廷弼五千人不同潰足矣尚望其屹然堅壁哉廷弼罪安在化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貞信李永芳内附廷弼云必不足信無一事不力爭無一言不奇中廷弼罪安在且屢疏爭各鎮節制不行屢疏爭原派兵馬不與徒擁虛器抱空名廷弼罪安在唐郭子儀李光弼與九節度師同潰自應收潰兵抱河陽橋無再往河陽坐待思明縛去之理今計廣寧西止關上一門根不趨抱關門何待史稱慕容垂一軍三萬獨全亦無再駐淝水與晉人決戰之理廷弼能令五千

人不散至大凌河付與化貞事政相類寧得與化貞同日道行所謂勞有足矜者當三路同時陷沒開鐵北関相繼奔潰廷弼經理不及一年俄進築奉集瀋陽俄進屯虎皮驛俄迎拒敵兵于橫河上于遼陽城下鑿河列柵埋砲屹然樹金湯令得竟所施何至舉榆口関外拱手授人而令俱抹撒不論乃其所由必死則有故矣其才既罷蓋一時其氣又凌厲一世揭辨紛紛致攖衆怒共起殺機是則所由必殺其驅之道斗當廷弼被劾被逮之時天日輙為無光足明其冤乞賜昭雪為勞臣勸不從明年五月大學士韓爌

等言廷弼遺骸至今不得歸葬從來國法所未有令
其子號請歸葬臣等擬票許之蓋國典皇仁並行不
悖理合如此若廷弼罪狀始末亦有可言皇祖朝戊
中己酉間廷弼以御史按遼東早以遼患為慮請核
地界飭營伍聯絡南北關大聲疾呼人莫為應十年
而驗若左券其可言者一戊午己未楊鎬三路喪師
撫順清河陷沒皇祖用楊鶴言召起廷弼代鎬一年
餘修飭守具遼患稍寧會皇祖賓天廷議以廷弼無
戰功攻使去使袁應泰代四閱月而遼亡使廷弼在
未必至此其可言者二遼陽既失先帝思廷弼言再

起之田間復任經畧化貞主戰廷弼主守群議皆是化貞廷弼屡言玩師必敗奸細當防莫有聽者俳徊躑躅以五千人駐右屯化貞兵十三萬駐廣寧廣寧潰右屯乃與俱潰其可言者三假令廷弼于此時死守右屯捐軀徇封疆豈非節烈奇男子不然支撐寧前錦義間扶傷救敗收拾殘黎猶可圖桑榆之效乃倉皇風鶴偕化貞並馬入關其意以我固嘗言之言而不聽罪當末減此則私心短見殺身以此救身而無辭公論亦以此傳首邊廷頭足異處亦足為臨難鮮忠者之戒矣然使誅廷弼者按封疆失陷之條偕

同事諸臣一體伏法廷獮九原目瞑乃先以賄贓拷坐楊漣魏大中等作清流陷阱既而刋書羣衆借題曲殺身死尚懸坐贓十七萬辱及妻孥長子兆珪迫極自刎斯則廷獮死未心服海內忠臣義士亦多憤惋竊嘆者特以封疆二字噤不敢訟陳皇上之前臣等平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誑官營私者何筭廷獮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饋問焦唇敝舌爭言大計魏忠賢盜竊威福士大夫靡然從風廷獮以長繫待決之人任曲則生抗違則死乃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剛腸猶未盡泯今縱不

敢深言而傳首已踰三年收葬原無禁例聖明必當垂仁臣所以娓娓及此者以茲事雖屬封疆而實陰繫朝中邪正本末皇上天縱英哲或不以臣等為大謬也詔許其子持首歸葬五年化貞始伏誅

論曰兵家最忌中制明之末事同首犯之矣況又淆以衆口撓以私計互亂交訌決無不敗之理當時經撫齟齬閣部僕乖忤但護門戶寧恤封疆廷弼雖有匡濟之才左跋右掣全體俱困而欲賴其撐拄巖疆詎可得乎且危急之秋難免憤激議者徒咎其剛褊取戾則抑末矣要之天祚

興朝誰能抗禦是又難以區區人事較論也與

明史卷三百四十八　　列傳一百九十九

黃克纘　張鶴鳴　王象乾

崔景榮　王永光

黃克纘字紹夫晉江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壽州知州入為刑部員外郎累官山東左布政使就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請停礦稅論劾稅使陳增馬堂他患政甚著屢以平盜功加至兵部尚書四十年詔以故官參贊南京機務為御史李若星魏雲中所劾還家候命居三年始履任四十四年冬陰德殿災上疏陳時政語極痛切不報召理京營戎政改刑部尚書預

受兩朝顧命李選侍將移宮其內侍王永福姚進忠等八人坐盜乾清宮珠寶下吏充贊擬二人辟餘俱末減帝不從命辟六人餘遣戍充贊言姜昇鄭穩山劉尚理不持一物劉遜拾地上珠還之選侍而與永福進忠同戮輕重失倫況選侍篋中物安知非先朝所賜當是時諸璫罪重謀脫無自惟藉帝厚待選侍則獄情自緩于是流言四布謂帝薄待先朝妃嬪而充贊首入其言帝不悅責充贊偏聽命如前旨已楊漣陳移宮始末帝即宣諭廷臣備述選侍凌虐聖母狀且曰大小臣工惟私李黨責備朕躬充贊皇恐上

言禮父母並尊事有出于念母之誠斯或涉于彰父
之過必委曲周全渾然無迹斯為大孝若謂黨庇李
氏責備聖躬臣萬死不敢出御史焦源溥力駁其持
論之謬未言群豎持貲百萬借安選侍為名妄布既
罪克纘隨其術而不覺克纘奏辯因乞罷畧言源溥
謂在神宗時為元子者為忠為福藩者非忠臣救廣
之曰神宗既保護先帝授以大位則為神考而全其
貴妃寓貴其愛子者尤忠之大也又謂在先帝時為
二后者為忠為選侍者非忠臣亦廣之曰聖母既正
名定位則光昭刑于之令德勿虛傳宮悻之忿爭尤

忠之大也若如源溥言必先帝不得正其始聖母不得正其終方可議斯獄耳疏入帝怒甚責以輕肆無忌不諳忠孝克纘皇恐引罪大學士劉一燝等亦代爲言乃已無何給事中董承業孫杰毛士龍御史焦源清楊新期南京御史王允成並劾克纘是非舛謬克纘不服言叢不畢李三才故爲諸人所惡源溥復劾克纘借三才以傾言官克纘奏辨再乞休帝不問天啓元年冬加太子太保尋復以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廷臣議紅丸克纘述進藥始末力爲方從哲辨給事中薛文周詆其賊倫常昵私交昧大義克纘憤援

春秋不書隱公閔公之弒力詆文周且白選侍無毆
聖母事給事中沈惟炳助文周復劾克纘先是帝宣
諭百官明言選侍毆崩聖母及惟炳疏上得旨選侍
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過激追念皇考豈能恝
然于是外議紛紜咸言前此上諭悉出王安矯託而
諸璫安選侍者益得藉為詞蓋是時王安已死魏忠
賢方竊柄故前後諭旨秖將如此克纘歷官中外清
彊有執持議與爭三案者異攻擊紛起自是群小排
東林創要典率推克纘為首功時東林方盛克纘移
疾歸加太子太傅乘傳歸四年十二月魏忠賢盡逐

東林呂克纘為工部尚書視事數月復移疾歸三殿成加太子太師崇禎元年起南京吏部尚書有勅之者不就卒于家

張鶴鳴字元平潁州人中萬曆十四年會試父病馳歸越六年始成進士除歷城知縣移南京兵部主事累官陝西右參政分巡臨鞏以才畧聞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自楊應龍平後銷兵太多苗仲所在為寇鶴鳴言仲賊乃粵西猺獞流入黔中自貴陽抵滇人以三萬計砦以千四百七十計分則為民合即為盜又有紅苗環銅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數幾十

萬而鎮遠清平關大江小江九股諸種皆應龍遺孽衆萬餘臣部卒止萬三千何以禦賊因列上增兵增餉九議合諸土兵勦洪邊十二馬頭大破紅苗進勦棕坪賊首老蜡鷄據峰巔御天窩窩有九井地平衍容數千人下通三道各列三關老蜡鷄僭王號鶴鳴奪其關老蜡鷄授首撫降餘衆而還尋發兵擊平足廣威平安罷諸賊威名甚著還兵部右侍郎總督陜西三邊軍務未上轉左侍郎佐理部事時兵事亟兵部增設二侍郎而鶴鳴與祁伯裕王在晋並卧家園不赴至天啓元年遼陽破兵事益亟右侍郎張經世

督援師出關部中遂無侍郎言官請趣鶴鳴等章數十上帝乃赴期令兵部馬上督趣鶴鳴等始僕任至則論平苗功進本部尚書視侍郎事尚書王象乾出督薊遼軍務鶴鳴遂代其位給事中韋蕃請留象乾出鶴鳴督師忤旨謫外時熊廷弼經略遼東性剛負氣好慢罵凌轢朝士鶴鳴與相失事多齟齬獨書巡撫王化貞化貞本庸才好大言鶴鳴主之所奏請無不從令無受廷弼節度中外皆知經撫不和必悞封疆而鶴鳴信化貞愈篤卒致疆事大壞二年正月廷議經撫去留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議以鶴鳴代廷

弼其他多言經撫宜並任鶴鳴獨毅然主撤廷弼尚任化貞議甫上化貞已棄廣寧遁鶴鳴內慙且懼罪乃自請行邊詔加太子太保賜蟒玉及尚方劍鶴鳴憚行逗遛十七日始抵山海關至則無所籌畫日下令捕間諜厚啗蒙古炒花宰賽諸部而已初廣寧敗書聞廷臣集議兵事鶴鳴盛氣詈廷弼自解給事中劉弘化首論之坐奪俸御史江秉謙何薦可繼劾並貶官廷臣益憤御史謝文錦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蕭良佐侯震暘熊德陽等交章極論請用世宗戮丁汝夔神宗逮石星故事與化貞並按鶴鳴誣言廷弼

償疆事由故大學士劉一燝尚書周嘉謨黨庇不令
出閱所致因誣言者為一燝鷹犬且曰祖宗故事大
司馬不以封疆敘功罪于是朝瑞等復合疏劾之御
史周宗文亦列其八罪帝不問鶴鳴遷延數月謝病
歸六年春魏忠賢勢大熾起鶴鳴南京工部尚書尋
以安邦彥未滅鶴鳴先有平苗功改兵部尚書總督
貴州四川雲南湖廣廣西軍務賜尚方劍功未就莊
烈帝嗣位給事中瞿式耜胡永順萬鵬以鶴鳴由忠
賢進連章擊之鶴鳴求去詔加太子太師乘傳歸崇
禎八年流賊陷潁州執鶴鳴倒懸于樹罵賊死年八

十五弟鶴騰字元漢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官雲南副使行誼醇篤譽過其兄城陷被執罵不絕口而死

王象乾字子廓山東新城人祖重光嘉靖中進士累官貴州右參議三殿工興採木蠻中以勞卒贈太僕少卿父之垣由進士授荊州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隆慶初陳皇后失帝意遷居別宮之垣抗疏諫帝報曰后有疾移別宮以暢意爾小臣何妄言之垣復疏爭不納萬曆間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入為戶部侍郎總督倉場致仕卒贈戶部尚書象乾舉隆慶

五年進士授開喜知縣遷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
出為保定知府歲凶借馬價銀萬兩賑諸邑約明歲
輸銀粟還官至期獲利數千悉散貧民資牛種遷河
南副使萬曆十七年進右叅政分守口北道駐宣府
自順義王俺答受封後他部皆納款宣府所直諸大
部曰哈喇慎曰老把都曰永邵卜曰大落氣並驕悍
歲市賞銀二十七萬有奇時跳梁褻乾議裁之衷甲坐
市堂召諭諸部長皆懾不敢動卒裁四之一褻乾機
警有膽畧善騎射熟外番故事一切土俗及種落家
世以暇呼大小諸部長犒以牛酒與馬射為戲諸部

長省壽曰那顏愛我那顏者猶大人也吏車二部長
久保塞忽叛去巡撫王世揚用象乾討招之歸象乾
尋以修邊備功加右布政使二十二年擢右僉都御
史代世揚巡撫宣府累進右副都御史加兵部右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在事七年邊境無事轉左侍郎兼
前官代李化龍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兼巡撫四
川播州楊應龍初平分其地為遵義平越二府設流
官其遺黨吳洪說稱楊氏聚衆沙溪作亂結水西宣
慰使安疆臣為援象乾至討平之水西與播接境自
烏江北膏腴地六百餘里為楊氏所侵楊氏有難復

入水西至是議清疆界李化龍謂先屬播地宜歸之朝廷象乾亦主之貴州巡撫郭子章以先討應龍時檄疆臣協討許裂土酬功今不當奪其故地與象乾異議象乾遣使責疆臣退地子章不得已亦遣使趣之貴州巡按畢三才劾兩人褻國體南北言官遂交章詆象乾貪功啓釁兵部尚書蕭大亨主言官議象乾以中外多庇疆臣乃盡發其罪言征播之役疆臣僞報殲應龍于惟棟他首功可知至佯敗棄陣送藥往來欺君助逆迹已昭然令還我侵地不究已往已屬至仁若因其挾而與之彼不以為恩而我益示弱

德威兩失矣因乞休致并發疆臣遣使入京行賄狀
而兵部執如故四川巡按李時華亦主予章大亨卯
如其議請勅兩地按臣勘奏奏上竟以地界疆臣增
官進秩其母亦賜祭自是安氏益强竟為後患象乾
亦下父鄭歸寿撫叙宣府安邊功命進右都御史兼
兵部右侍郎服闋起用三十六年薊遼總督缺官詔
起象乾任之先是朶顏長昂屡犯遼東邊臣革其額
賞長昂死子賴暈大嬖金兒慍結諸部頻冦鈔後又
結虎墩兎脳毛大拱兎將窺薊門象乾至檄諸將控
要害遣使諭諸部長諸部長素懾象乾顔獻馬牛羊

橐駝贖罪通貢如故象乾及薊鎮巡撫劉四科許之他部小長禿王燒餅撥計等亦誓不復叛象乾亦許諾初捧漢拱兎憤杜松哈流兎之襲大肆猖獗及朶顏納款象乾遣使招之給事中朱一桂宋一韓交章詆其失象乾疏辯兵部尚書李化龍言今日之事非戰則款軍中事得便宜不必自疑阻帝乃報可當是時薊鎮稍息兵而遼左時告警三十七年十二月長定堡失事象乾坐停俸半年明年四月入掠爛蒲河象乾遣兵擊敗之又明年八月泰寧炒花等犯鎮安堡及清河皆敗去他部以兒鄧等代為乞款遼左亦

稍安二品三年蒲進兵部尚書四十年正月召理部事叙清播州地及平貴州苗功加太子太保世廕錦衣指揮僉事四川建昌番作亂議大征象乾上機宜十事後果有功吏部尚書趙煥罷命象乾兼署其事疏薦鄒元標趙南星鍾羽正王德完臣大倫馮從吾不報俄言兩京大臣及在外督撫多缺官紀綱廢弛陛下何不為宗社計亦不報福府莊田定三萬頃有司所括尚少十之六象乾乞盡免之語極危切帝雖不從主卒自減一萬頃四十二年正月象乾以去歲邊餉缺至一百八十三萬言近日脫巾之變一見于

遵化再見于薊門三見于永平九邊效尤禍亂叵測請令廷臣各抒所見彙奏御前比奏上而帝不報象乾不得已請借之兵工二部太僕寺及南京戶兵工三部得一百十有四萬不足則取天下驛課乃報可帝遵太后遺詔大赦天下中及起廢象乾即錄上八十八人迄不敘用齊楚浙三黨勢成象乾雖齊人其掌銓政不為用數見排詆象乾亦數引退詔乘傳歸天啓元年遼陽破廷臣請用象乾帝特遣官賚勑召之至京兵部尚書崔景榮謝事即命象乾代象乾以年老目瞶不欲任部事疏陳守禦關外及招撫插漢

諸部方畧帝大稱獎會薊遼總督文球罷勅象乾兼右都御史代之二年正月王化貞棄廣寧逃列城盡潰軍民男婦求入關者數千萬象乾閉不納哭聲震山谷閱三日熊廷弼至象乾乃開門納軍民而與廷弼計兵事及廷弼罷行邊尚書張鶴鳴經畧尚書王在晉先後至共為守關計而已朵顏賴暈大蟒金兒煖太東不的頭素等三十六家及哈剌慎罕孛羅勢伯彥黃台吉等諸部遂乘間居關外地遼左素富饒諸部恣掠奪陽言助朝廷守邊象乾百方慰撫之乃稍輸器物粟米易民布帛然索新舊賞不肯象乾一

切聽之與立約契樹刀設誓又俗在晉至欲喜嶺定
撫事乃遂鎮密雲時廷議尚以撫事屬象乾象乾亦
以來事方殷不可復生患于西力以撫事自任已而
插漢虎墩兔炒花小歹青等俱臨邊索賞象乾與在
晉定月餉及新舊額賞歲約百萬諸部皆就款如朶
顔自閱以來頗息警後孫承宗代在晉盡逐諸部出
之外三年冬參將王楹出邊為胡素部下所殺承宗
怒將討象乾恐壞撫局留其貢使于喜峰口令縛獻
殺楹者而加其應增之賞千餘金承宗言賞即應增
不宜增于此日疏刺之言官亦劾象乾方丁繼母憂

候代疏辨且乞罷帝優旨嘉勞之已從承宗議廢總
督不設象乾乃得歸崇禎元年虎墩兔以部將入將
平堡議事被戕怒大入大同廷臣多請召象乾帝從
之象乾已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命仍故官總督宣
大山西軍務至京召見慰勞甚至時年八十三矣帝
咨以方略奏言插漢虎墩兔與順義王卜石兔哈剌
慎伯彥黃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後去歲卜石兔為虎
墩兔所襲盡收其衆勢益盛令諸部惟永邵卜最強
衆三十餘萬令卜石兔兵可禦插漢帝曰虎墩兔不
受款奈何對曰當漸圖之帝曰我不款如何象乾造

滕密奏語不盡聞帝命與袁崇煥計議賄宴而出象乾抵陽和遣使招諭虎墩兔與定約廷議以象乾老病令大同巡撫張宗衡暫理督府事陽和副使宋統殷代行文書象乾右撫事不中制象乾命統殷及總兵王牧民等詣殺虎堡與議款定賞八萬一千而還卜石兔永邵卜故有馬市歲進馬五萬二千五百易銀三十二萬是時卜石兔爲插漢所逐得其順義王印因言代卜石兔守邊須仍進馬給價象乾不得已許之款事既定宗衡不知上疏力言插部饑困可圖款非策帝頗疑之象乾力爭帝卒用其言以定款時

揀漢實衰弱焉收置之欲互市而馬不可得因卜石元時有折價例援以請象乾因言互市之馬悉駑駘無濟戰守不如從其請少予之價可省金錢十數萬兵部尚書王洽等言有馬斯有價無而畀以價與督臣前疏有一馬乃予一馬之價何自相背也帝心知其非重違象乾意從其請象乾衰病益甚乞歸疏十四上始許來傳去明年五月卒贈太師王氏自重光而後予姓科第最盛之輔舉人戶部員外郎之猷之都象蒙象鼎象斗皆成進士之猷按察使之都開封知府象蒙御史象鼎檢討象斗主事而名位尤可紀者

有象晉象恒象復象春象坤象雲等數人云象晉字
予進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遷禮部主事
亓詩教韓浚用事象晉與同鄉不附浚佐京察貶其
官二秩天啓初起浙江按察知事崇禎中累遷河南
按察使蘭陽王藉糞興大獄株連許州諸生五十餘
人悉平反之遷浙江右布政使致仕歸年九十三而
卒予與猾字百斯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
坐事被謫不復仕流賊陷京師遣偽官至新城與妻
于氏予諸生士和登樓自經死士和妻張氏十五年
城破先自經死象恒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由知縣授

御史大風析正陽坊火焚隆德殿疏陳時政缺失語甚切直楊鶴出師力言非策引哥舒翰守潼關事為戒已而果致天啟初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蘇州諸府織造中官李實劾罷松江知府張宗衡蘇州同知楊姜彖恒白二人無罪力詆實報閹卒官贈兵部右侍郎彖復字完初由選貢生歷官保定同知忤魏忠賢削籍崇禎元年給事中仇維禎劾吏部郎中周良材言彖復一外吏耳署新城縣事不肯拜忠賢祠忠賢遣其儕夜半叩城門不啓由此發怒呼吏部尚書周應秋與良材文致其罪彖復遂削籍以彖寧之

尊特糾一外吏有此法矛乞治良材罪還象復官從之仍起佐保定尋掛事歸四年十二月李自成等犯新城象復偕其子舉人與夔佐有司拒守兵敗皆死之父子屍抱持不可解贈光祿少卿與夔贈苑平知縣象春字季木萬曆三十八年進士與陝西文翔鳳並有文名分考順天鄉試言者劾其取士有私謫上林苑典簿天啓中累遷南京吏部郎中坐東林黨削籍象坤字子厚嘉靖四十四年進士萬曆中歷官山西左布政使有清操都御史温純乞題陟一人以風天下謂莫如象坤云象雲天啓五年進士歷知大同

永清二縣崇禎二年冬永清被圍象雲堅守以功徵
授御史四年春疏劾王永光推用巡撫之謬言用一
仙克謹而山西壞用一王元雅而薊鎮壞用一王順
行而陝西壞用一郝土膏中州有危亂之形用一熊
文燦閩海有冠掠之警中無確見提撥隨人外寄于
無賴之張道濬内委于聾積之吳鳴虞政以賄成官
由邪敗陛下何爱此人使破壞天下不納其年坐事
錮秩調用已劾周延儒溫體仁謂自二人輔政以来
天下有三滿五盡之患何謂三滿秦晋齊魯卒遇冠
盗江西河南川蜀閩越又皆見告是盜賊之亂滿天

下士怨于朝民怨于野軍怨于邊是怨怒之氣滿天下犴狴充盈赭赤載道得情平反曾無一人是網羅之設滿天下何謂五盡海內自西徂東自南徂北無一樂土則封疆敗壞之盡言官職在進言而即以言罪之法官職在執法而即以法罪之則人才摧折之盡正派未見又有加派見徵求已又有預徵小民一年輸二年之賦則在下之脂膏盡在上之積貯亦盡二輔溺職躋官若此陛下猶優容不斥日復一日臣恐天下益危天下之事益難而敗壞盡帝雖不用其言亦不罪也官終山西參議

崔景榮字自強長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平陽府推官擢御史劾東廠太監張鯨罪巡按甘肅湖廣河南最後按四川積臺資十八年播州亂景榮監大帥劉綎吳廣輩軍綎馳金帛至景榮家為其父壽景榮上疏劾之播州平或請以播北界安氏景榮不可會總督李化龍憂去景榮為請蠲蜀一歲租卹上東五路罷礦使化龍疏叙監軍功弗及景榮已晉太僕少卿三年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銀定素驕歲入掠景榮覘督戰破之因議革導賊諸部賞諸部懼請與銀定絕銀定既失業亦叩關求市寧夏歲市費不

皆景榮議省之在任三年僅一市而已其後延鎮吉
能等挾欵求補市卒勿許歲省金錢十餘萬四十一
年入為兵部右侍郎總京營戎政改吏部以疾辭去
踰年起宣撫大同總督召還晉兵部尚書會遼瀋失
熊廷弼王化貞議不協命廷臣議經撫去留景榮數
為言官所論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以孫承宗代之
遂引疾歸天啓四年十一月特起為吏部尚書當是
時魏忠賢盜國柄群小更相倚附遂尚書趙南星即
家起景榮欲倚為助況至忠賢飾大宴以待景榮不
赴錦衣帥田爾耕來謁又辭不見帝幸太學忠賢欲

先一日聽祭酒講議裁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禮又議贓考選員額汰京堂添註官景檠皆力持不行浸忤忠賢指又移書魏廣微勸其申救楊漣左光斗廣微不得已爲具揭尋以景檠書爲微曰景檠教我也於是御史倪文煥門克新先後劾景檠陰蕿東林媢奸邪而邀後福得旨削奪爲民崇禎改元復原職四年卒贈少保

王永光長垣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歷吏部文選郎中泰昌時官工部左侍郎署部事頗有所執奏天啓初擢南京右都御史就遷刑部尚書召改

戶部督倉場尋以本官掌南京都察院永光居官廉
而為人强悍陰鷙雅不喜東林東林方柄用永光不
自得及典南察私刑部郎范得志與御史王允成等
議不合疏劾之為御史李應昇所論永光乃自引歸
既而魏忠賢竊柄盡逐東林永光與忠賢同鄉又為
東林所擯忠賢黨崔呈秀徐大化輩盛稱永光五年
春起南京兵部尚書其冬召改北部尋加太子太保
六年三月詔遣中官劉應坤等鎮守山海關永光再
疏諫不納忠賢興大獄殺楊漣左光斗等又逮周起
元周順昌七人會王恭廠災帝下詔修省永光上言

繫囚半歸秘獄追贓輒隕生足傷好生德至秋後與不時並律囊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舉上干天和請諸獄悉付法司而減免其罪疑者且暫停土木工作還累疑于政府付邪正于公評其疏中言皆公植黨者已伏辜破壞封疆者已肆市蓋指楊漣熊廷弼等而是時朝無讜言永光語獨危激天下頗傳誦之忠賢等以永光與為異大恨矯旨數百言事為解釋卒不斥永光其月朝天宮又災永光率僚屬申論諸臣所條停刑罷稅二事請速行之語復切至當是時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周起元猶繫秘獄未死

永光疏上忠賢輩愈怒矯旨譙讓永光遂連疏移疾歸崇禎元年召拜戶部尚書未幾改吏部永光在天啓朝為忠賢引用心頗不善其所為然與相比久魏良卿封伯永光援劉永誠從子聚封寧晉伯為例且有厰臣純忠許國正色立朝諸語廷臣共指斥為忠賢遺黨而是時莊烈帝初政東林大盛永光雖相譽及奉詔同定逆案凡疏頌者悉不免帝獨寘永光不問廷臣以永光附逆不當使定案詆毀之永光內慚益相水火嘗用李養正為南京刑部尚書御史姜兆張劾其黨奸已用田仰巡撫貴州御史徐尚勛劾其

受囑且言永光五不當留旬足禮部主事王永吉御史顧其國李長春吳甡毛羽健張繼孟王象雲馬鳴世給事中孫晉劉斯琜陳良訓張鏡心相繼論之永光遂發憤為難謀引史𡎺高捷袁弘勛自助三人者充悍無賴方家居永光再疏薦之韓爌等爭不能得帝特召用三人三人遂為永光謀主而錦衣指揮張道濬亦附之日以排東林為事永光又與溫體仁合欲借袁崇煥獄株連天下清流盡翻逆案已而不果永光欲用王之臣呂純如事亦中寢語錯見錢龍錫溫體仁周延儒文震孟傳中無何體仁柄政東林

所過半永光益得志惡言路異己多以年例出之吏科長例不外遷永光憾陳良訓擬出為湖廣參政他舉錯多私間摘發部中一二奸事以結帝知帝深惡廷臣植黨永光初秉銓即以破散東林黨為事帝因已喜之及見言路交擊謂永光孤立益眷永光永光仗體仁益行以鍥刻群小趨若騖而弘勛道濟益交關為奸利四年春給事中葛應斗纍得弘勛納參將胡宗明王書廸建極厚賄請托吏兵二部狀劾奏之兵部尚書梁廷棟亦亟發弘勛道濟招權納賄事兩人下獄謫戍于是給事中吳執御劾永光誨貪崇墨

不可表率百僚永光遂被詰責罷去久之卒

論曰黄克纘包荒的論極便于宵人然要與一書則欲盖而彌章也張鶴鳴袒任化貞僨事之後一籌莫展猶侈談怙過終濡跡于權門中根如此安得無壞于王象乾雅號諳練中外嘗倚之晚膺鎖鑰之寄閉關而外亦未聞有所籌也崔景榮進由閹豎徒狼狽以老王永光奸狀一露莫可收拾遂悍然肆惡而不顧矣觀象雲三滿五盡之奏當時朝局固無一可言其日淪于衰敗也宜哉